

琅邪代醉編

三十五之六

漢書門			
一	九	七	六
二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七	六
六	二	九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8)		
函號	308	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五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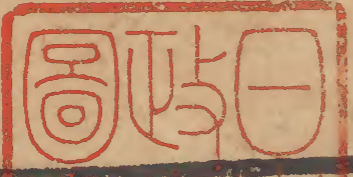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越絕書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用修曰姓名具在書中其絕
篇之言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
東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詞定自予
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

乃袁字米覆決乃康字禹葬會稽是乃會稽人袁康也
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



琅邪代醉編

卷之三十五

辭定自于邦賢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原同名平字與康同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或曰二人何時人耶。曰東漢也。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其著者也。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為同時何疑焉。

參同契

參同契後叙云。鄙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丘山。

離合詩

孔融離合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呂公釣磯。盍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載。隼逝鷹揚。離乙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翮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玃璇隱曜。美玉韜光。離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真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舉字

班義

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義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却
雙勾兩日不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辨義曰一
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
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
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
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
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云

魏罐

魏罐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頽一古磚有四大字云
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儂寇

廣州外城一擊而北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公有
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年公以築城之功有論
久不報作感懷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
已空文潞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

鮑昭

內苑醞酬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一八五八飛泉仰
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
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
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美女既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多矣

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此桓玄時童謠上二句
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

雞碑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
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去月
字是已字酒未熟去水字是酉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元
濟用修曰宋人有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之句正用此事

許長史贊

紫微王夫人贊許長史慎蕭逸真身內鏡外和曾參出

田丹心同舟素系三遷米庇方頭下四句離合思玄字
思玄長史字也見真誥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絙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
辨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
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越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七脩

陶穀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立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
獨眠孤館七脩

謬語

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相麥
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
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
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
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申叔視廢井而拯已申叔
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又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
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
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

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謬語之始

拆字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
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
武伯宗曰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灾妖生故文反正為乏此後世拆字之始

謎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什
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曼倩
時已有之矣至鱸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

鮑

琅印代碎編

卷之三十五

五

有可喜略記一二以資雅淡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
月共半邊一山又二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
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持棋云彼亦不
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
於不死不生註書云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
的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的日曆云都來一
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齊東野語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隱
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
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者垂綆取水而上之

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
之則其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演繁露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及錦關吏止之
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倣
貴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
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

字也章淵稿
簡贊筆

東莞方孝卿俊善戲謔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
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
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雙槐歲
抄一書

東字作

藁砧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

天藁砧謂砧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又石闕生口中

銜碑不得語石闕謂碑悲也又梁簡文詩圍棋燒敗襖著子故

依然圍棋著子也燒敗襖然故衣也又蘇長公蓮子擘開須見薏意一

飯何曾忘却時即黃絹幼婦之意澆水續談

晶飯毳飯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

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父之以簡招

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

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

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

其毳飯奉侍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

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

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

蘆菹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

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抵暮乃去何氏語林

方言

良印式碎編

卷之三十五

七

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遲之用此語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如淮楚之間以十為忱音故由樂天有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六十橋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為戲也又如呼孺為囡音呼父為郎罷此閩人語音也顧况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囡別郎罷必摧血况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章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羗曰蹇平語之辭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遂

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之曰些也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些語聞者無不拍掌胡荅虞云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蔡寬大詩話史記越王鼫與音石餘索隱曰紀年名鹿野樂資云越語謂鹿野為鼫與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出於何書呂答未見當考禮記周禮注璣讀如薄借綦之綦鞮讀如旃僕之僕疏皆

以為未聞

棹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棹磬齊人以相絞訐為棹磬或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為棹磬棹徒吊反楊伯高臆乘

步虛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舡蓋嶺南謂水津為步故晉步即漁者施曾處舡步即眾人渡舡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

詩曰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少虛多曰虛不亦宜乎

蠻語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娜隅躍清池桓問娜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娜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

蠻語

續世說

夷語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記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不遠

術壘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孽

模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許曰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犁籍憐憐

土地境角

阻蘇邪犁

食肉

莫陽麤沐

不見五穀

罔譯傳微

吏譯傳風

是漢夜

拒大漢安樂

蹤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陝

倫狼藏幢

高山峻

扶路側祿

緣崖

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

理瀝髭雜

百宿到洛

捕菹菌

毗父子同賜

懷橐匹漏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救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

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東觀漢記

灑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

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

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

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

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

犬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

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毗

狸蓋亦竹猯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齊諫

元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嘗

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

之

劉崇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

文替灰罔僕谷効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灰罔出

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秀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也東坡和柳子玉詩燭燼已殘終夜刻槐花還似昔年忙佛圖澄傳

對體

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

也東坡題跋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制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

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雉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古今詩話

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旣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

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
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
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
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
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
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取其耳之義謂
言提取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葉少蘊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
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歇後如三尺律
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損三尺

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漢高帝紀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無劔字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
何為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已遣亂蛙成
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
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
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崇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
何為物哉

庚溪詩話

詩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
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牆垣嚙嚙架庫廐參參削劔戟埃埃銜瑩瑋敷敷花披萼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狙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澁體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聞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寔不及掩耳係再改者

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鷗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銀漢玉山為瓊嶽芻狗為卉犬竹馬為篠驂後進效之為澁體朝野僉載

敘事

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
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
云適有走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
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翰林
日與同院出游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
曰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
已也曰內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按莊七年夏
四月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云不修春秋
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以此證
彼當以乙言及歐公為長

七側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七變入白米出甲書緯一月普見一

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桂飛鬢垂纖羅文選花梅

花參差開崔象有客有客字子美杜詩

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拒韻止與殆拒韻蓋

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淮南子蘇

秦步日何故超日何馳三條皆八字四韻八士四句亦

皆拒韻也

三句換韻

李斯太山刻文三句一易韻。祖老子老子云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逮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皆三句一易韻。

迴紋

會昌中遣將張揆防邊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朕違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此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盧氏母天寶迴紋詩相類

詩藏姓名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入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落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焦蘇則為慳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類巖巘負郭射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

詩藏藥名

太常少卿陳亞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某怕臘寒呵子下水嬾春暖縮紗裁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熬作葫蘆巴嘗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句可贈游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食藥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嘗作閨情生查

子三首白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廚睡起來閒坐此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斷來絃待這冤家看

姓名戲

陳亞自為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彊生稜角

麥是何姓

竇威尚書於省中見參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竇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為的對芝田錄

劉放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竇王答曰竇公直甚分文

王耀軒邁嘗調劉後村克莊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

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答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

二十年後何其不遇

齊東野語

張人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其人眇小而好作為

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

朝之賦有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

劉文一點之墨詩有云身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

元無分人前強出些形容甚妙

雅戲

韓莊敏公績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

女二字送去莊敏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

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水相與一

笑蓋詩中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韓元吉桐

陰舊話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

未嘗食薑舍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皆為絕倒

侍郎凌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放性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門下焉得無魚筆吏部舡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學士

嘗空玄亭閒話

太祖微行里市間入酒坊遇一國子生與之對席問其

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曰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斐几小木命生賦詩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明日忽召生入謁生惶恐謝罪帝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野勝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字汝之不學明矣

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

新釋遣之

鶴林玉露

鵲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於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事鵲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鵲蚌相持為題若善吾為二生居間二生遂為聯句云老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顏損脚傍灘頭翠羽殘開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為之

解蓋二生才士偶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為構者故云云二生失其姓名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頰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頰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授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明皇雜錄

小名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劉貢父詩話

聯句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邑名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泊宅編

對語

東臯雜錄載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崔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又言或出三才天地人與東坡東坡對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

字若何東坡起曰聖諱更妙

吾吳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主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為拏此後莫拏奴手王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五行水火木金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

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又之人對曰

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為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

有盜也劉貢父詩話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如置器安

則安危則危野齊東語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

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

歟○義經六子良異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

張良借筋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

冒冒頓之圍○妙法法因果寺金鑰金剛中和和豐豐

樂樓銀杓銀甕○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

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宣

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

相○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宋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廷魁胡躍龍為省元時范文

虎為殿師孫虎臣為步師有人對云龍飛策士狀元龍

省元龍虎帳得人殿師虎步師虎

靖逸先生嘗對景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張滄洲先生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嘗學磨堯堅給事有慚色

解大紳為諸生時遊青樓伎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大紳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烟鎖池塘柳從來無的對

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人從公向水邊浴又問昔有善為是者紅荷花白荷

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

浣水續談載古對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是為馮婦也無若宋人然死矣盆成括孝哉閔子騫晏元獻曰無可柰何花落去王琪曰似曾相識燕歸來中書出對水底月如天上月楊文公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相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曰月如無憾月長圓唐詩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曰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荆公集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啓曰梨園子弟白髮新一胡蒙溪父九歲時其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鴛後燕剪織成金谷錦千機對曰鯉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

小令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

起。宋齊立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

明朝日出，寧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五代史補

漁隱叢書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

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

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胡蘆。錯曰：錯胡蘆。

劉真父曰：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今人以絲管謳歌為

令，即由傳所謂醉翻欄衫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

為令，即公所謂令徵前事為是也。徵舉也。韓文汪

黃曾直劉莘老同在館中，魯直頗洽珍味，劉北人性樸

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

離合成字。一人曰：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

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

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

岳公正與夏公塤飲，出酒令。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

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

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

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竿詩

近峯聞略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
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
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
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制科題

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
也又湯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

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此代

聲價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
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子雲作太
玄經法書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
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論
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案錄無此以
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
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
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

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
名之士忠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於是
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郡
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
有才不爾桓公邛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
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
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餘冬序錄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
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
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

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此偽書皆然
朱子云

廬山隱者李潛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
異人或曰卽許堅也朱晦翁曰麻衣易湘陰土簿戴師
愈作托之麻衣凡四十二章

張子賢云何子楚遠作春渚紀聞云樹萱錄乃劉燾無
言作然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此名此事所載諸事近
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
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
樓醉秋色碧溪彈夜弦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

王不晉
皆驚絕非近人所能也

香奩集和魯公凝之辭也後嫁其名於韓偓和在政府
避議論故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自為游藝集序云予
香奩羸金集不行於世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補衡潘
虎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
於此居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

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祭六代亦言曹植西陽按
九錫文潘元茂作六代論曹元首作

傳奇

書坊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漢小玉蔡伯
喈楊六使文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
販抄寫繪畫家富而人有之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甚
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
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
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嘗攷呂文穆公微時渴睡漢
體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

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
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
勤誰不知如今權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
然乎水東○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太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工於詩宜少
加禮胡問警向客舉曰桃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此乃
一渴睡漢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
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
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歸田錄

頗洽頭窮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
室奉養之升庵

按神記董永東漢末人性孝貧主人萬錢葬父許身為
奴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織縑三百一月而畢辭
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
學後乃訛仲為仲舒杜光庭錄異記載蔡州西北平輿
縣界有仙女墓即仲舒為追葬衣冠之所謂仲舒既長
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
間無墓恐藏神符靈藥陰陽秘訣于此宗權往發掘之
即時雨注不止施工不得今傳奇亦以仲舒為永之子

天女所生天女嫁永事本虛談而仲舒為永子尤妄縲
絲井在廣陵之秦州西溪鎮仙女墓又在蔡州則今之
海寧府仲舒廣川人則今之河間府景州其地董永干
乘人則今之青州府博興縣既誣天孫又誣大儒不可
不辨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傳奇作名從簡蔡興宗五代宋人
傳奇作蔡襄父傳奇雖為戲事然使初學小生習見稜
聞誤亦不淺嘗讀宋史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
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然仲淹
乃為雍作墓志云諱雍字伯淳蜀人也則雍豈仲淹之

父及富鄭公作文正墓志云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史
傳之訛且如此傳奇又不足責矣

氏族書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一
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
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
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
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
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

鶴林玉露亦宋人所撰亦謂京父商也述買妾事甚悉
且云京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此猶理之

所有者至謂讀書滿山僧舍為僧訴烹犬於縣縣令命
作偷狗賦則誣束甚矣梁谿漫志亦載烹狗事為滕達
道作不言京也賦云僧既無狀大誠可偷較藍宮之夜
吠充絳帳之辰羞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陶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却佳或云古人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今云顧兔不知何出答云上官
榮傳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耶蓋出此余謂天間實有顧兔在腹之句

癖好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
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入京
至中途遇一士人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古銅器將

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乃相與估
其直而兩易之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
李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詈曰易此歸饑如何食
得其人曰他換我書去饑時也如何食得因言人之惑
也如此坐皆絕倒道山清話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紺水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
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
盧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
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印書

揮塵錄載母昭裔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
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陸文裕公曰
此與馮道印板之日不知孰為先後石林燕語載書傳
雕板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玘詩
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
唐已有之矣河汾燕閒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
月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在隋已然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五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視肉

危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
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
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
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
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
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
欲殺王乃學塗人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秦
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
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
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
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
援石墜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
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

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
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
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
哭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
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
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
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筆叢

和親

周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周時與翟和親則取其
女漢時與匈奴和親則以長公主妻之二者未知孰為

得失也。

鄭衛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衛武公和年九十五猶欲國人儆戒作抑戒以自儆謂之睿聖乃衛世家載其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財釐侯死以其賂賂士襲攻太子恭伯於墓上恭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殺兄代立豈睿聖之事太史公採雜說而記之不暇計其真偽也二武公事頗相類因併錄之

公孫弘

史記公孫弘元狩二年以善終於相位漢書弘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載考漢武故事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况不世之君子今陛下微

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
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此亦孟堅所記而互異何也

息夫人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
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
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
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
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列女此與左傳所記不同

功曹

劉貢父詩話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為功

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云主
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
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
蕭何守會稽耳

弄璋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年書慶之曰
聞君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杖杜

李林甫不識字杖杜為杖杜韋侍郎嘿不敢言蕭穎士
作梅桃賦以譏之君子曰侍郎悲杖杜處士伐梅桃

開話

伏臘

蕭吳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臘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臘侍郎乎

金根

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為銀

祗受

哲宗朝謝惇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惇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為祗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

狐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鎖銀鐺大鎖也今多訛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

此丹鉛餘錄

撐犁

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撐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從自成於骹骹乃謂陸機得非別有

所據乎又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
而不知尚慙寡學野客
集書

孟勞

顏氏家訓曰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拏相搏左右呼曰
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姜仲岳謂公子左
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三輔決錄云靈帝殿
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
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躡鷓芋也
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躡鷓元氏之世洛京

有新傳史記音而頗訛繆顛項字項當為許錄反錯作
許緣反遂謂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翽漢書王莽贊云
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此偽亂真爾有一俊士自許史
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鷓目虎吻亦紫色蠅聲又
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桐
乃成二字並從手撞都斤
反桐達孔
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
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
其孤陋遂至於此泰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
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為碓磨之磨談
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問里間士

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途說強事飾辭呼徵質
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言去
海郡言食則糊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
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
相祖述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
臺有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
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鄴下有一
人詠樹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
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
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

而忽思悅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象籀學漢書
行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
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我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
手之中向背如此況四代各人乎

獻替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
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氣尚暖
鱸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世說新語

龍袖

閻闕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 文皇帝白溝之役

時事然殿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博戲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實要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灑用陸著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陸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

陸儼山曰古之擲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棊亦不復見元滕玉霄自叙少時以累棊臘鳳為戲不知所謂臘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雖此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媿

車術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車術車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有綴

術二卷夢溪筆談

著述

鷓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棋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

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晉未
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遊宦四方華
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
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
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
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
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
州恭為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
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一世多有不好惜樂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

名豈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
道輒述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
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球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
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是以孜孜探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誦
談此語不覺神

年號

抑考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天授元年三
年四月戊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
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載初盡二年十月

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
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曆
延載之後有澄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
也不知何為如此差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埧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
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崇壽仁前為雅州郡從事
日跋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
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
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
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故先定著建武中元

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
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
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
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
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則鄭公
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泰之誤矣歐陽永叔留
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候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
永叔見之

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碑石有二十九字
云永熹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

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時臨邛太守宇文紹奕表臣命
輦致郡齋俾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訂而跋之云此漢
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漢因秦舊而弗易也其鄉里
則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
級爲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表稱長
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
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爲學官之屬矣官爵
皆漢制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
紀年通譜攷之即位改元永嘉稱止一年而質帝

其乃更本初熹之與嘉文字易質亂一年而改見於他
文者少魯魚帝虎寧無訛謬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
初無少缺孰知冲帝永嘉之爲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
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說文熹者悅也
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熹皆爲聞喜取悅喜以
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
熹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爲嘉耳其後
和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
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字說熹爲火熾疑漢從
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

又跋彙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
治某謂熹之與熹字通用如廣溪屬國侯夫人碑云
神必設今萬姓熹與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
安知古平光熹與大和熹不皆通為熹耶賓退錄
年號始於漢武然一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
中地皇以太始二十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
康康泰龍漢然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
統經序有皇之類則年號非自漢武始也然道家之
言亦未可盡信

尚

朱承爵一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
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主人就東階客
就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尚右行尚西甚明
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

尺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
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
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
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

五寸餘春風堂隨筆

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簏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于公易之詞也公易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國史補

洪容齋云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龍云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禽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太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推醜虜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伐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縑高懸久矣余按露布之名不過露板不封如露封之意楊升庵援引緯書謂武露布文露沈以解之則露為雨露之露謬悠甚矣學齋佔俾云露布人多言之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文露沈武露布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持重者人尚文文心雕龍曰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索隱曰戰克欲天下聞之乃版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
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於漆竿名為露布後漢
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桓溫北伐袁宏作露
布洪适文章緣起乃謂曹洪伐馬超曹操作露布非也
東漢鮑昱傳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
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則露布
之來久矣學齋謂後魏以來名為露布未詳考也

端兩

今人謂帛一疋曰一端其實一疋古人謂之二端雜記
曰納帛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禮尚儉兩
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
合為四十尺今謂之疋又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然則
稱帛一疋者當曰一兩今人以五斗為一斛其實一斛
古人謂之十斗斛與石同義

容齋五筆引湘山野錄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
致仕官束帛以絹十疋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疋請檢
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彋彋之義自可
證見然攷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俱無其語按
公羊傳來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
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按此說頗與余前

謂疋為端之辨相合

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註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與此制異

織絲

織絲五藻云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紵絲則又轉訛矣貯紵音宁非注也

子氈

北方毛毼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柔克貌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毛席

氈之異名曰毛毯毛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筴呼為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氈麤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氈麤細者謂之毯毯毯者施大牀之前小榻牀之上榻而登牀席上應談

十年為一秩

申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容齋隨筆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亦有所本。按考：《史記》張儀說文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又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激，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續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容齋隨筆

用數

今人戲言打十三，初不知其所謂，偶得一書言古人答法十三為最輕者，此言似矣。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輟耕錄元人自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則答之輕者至七而止。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遂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菜，獻臣曰：不問孫待

制官人餐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
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
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觀此則十三
信答數也

渾不似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弼如斷腸猶繫
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
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說為胡撥四帝上府談

蘇幕遮

樂府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帶油帽高昌西域國西

州也

榆錢

後人榆筴稱錢為似錢耳然亦有本盧縣東有金榆山
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筴詣瑕丘市易化為金錢
見酉陽雜俎

荷衣

紉菱荷以為衣隱者寓辭耳荷如何可為衣然耳輔黃
圃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
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
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莖

良印式碎編

卷之三六

十七

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治病官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咸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障目從此則荷葉亦可為衣矣

白獸樽

蜀書後載今世兄弟各持事有紅鸞扇白獸樽之句今考**藏崇晉書**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曰白獸樽乃杜奉之遺式示不憚忌也

相

沈約白案用禮辨載法物莫不祥究然無相及畢相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凡賦曰虎在相

世序其職辨凡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宜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愛**曰按天文畢昂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昂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華**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雲畢罕

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旌頭雲罕彭推
所說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勾陳

勾陳不知何物宋任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
陳天馬也又雜書云祝之色有五中畫黃幘丘蚓也
東帝以上德王有瑞丘蚓虹其說尤曲備用

飛騎

貞觀中揀驪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
是上游幸劉錄傳記

行馬

制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
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楹
桓音互○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 一方氈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
莫窮也蔡攸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
恭為孝武所忌夏 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
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

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謹，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王荆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西陽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嶧山碑

山碑云樂刻人多不曉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者

粟馬

秣馬世多用西漢匈奴傳云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粟馬在既之秣之秣。粟也。前書摘用粟字亦奇。又注云無事則委之以坐，有事乃予之以穀，若坐馬穀馬尤奇。楊伯高臆乘

枉渚

枉渚五臣注枉謂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朝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曰曲岐成枉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回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衢尊

明尊乘壺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人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蓋此也。

雲族雲市

薛平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浙瀝合隨於雲市亦

奇字

樂

大雅詩曰漁具總曰笱笱魚服總曰校襖唐書元結

侍載自澤詩曰能帶笱笱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齒保宗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笱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作敝挺切誤蘇子美松江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况者旋來隨爾帶笱笱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

尊羨鹽豉

千里尊羨未下鹽豉世多以談者謂尊羨未關鹽與豉相調和也蓋未字誤書為末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平江

同南因

說甚異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遜齋開覽

騶唱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不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許人馬處也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行軍則壯軍容之儀也。在軍而乞從

古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水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唱呼入殿。
程大昌演繁露

鷄口牛後

蘇秦說六國寧為鷄口毋為牛後。一本寧為鷄尸毋為牛從尸主也。似新但下云鷄口進食牛後出糞則不可解矣。○考安廷篤音義尸鷄中主從牛子顏之推以為然。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別出地如鯁魚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曰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

長安代粹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傳更當訖攷之且質於博古者五統志○按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蚕被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邪暹之與伏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赴上日衙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蚕賦曰此其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周禮禁原蚕為妨馬也今術家用姜桑塗行馬齒馬輒不能齧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也

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及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齊斧

齊虞喜志林音側偕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伏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宴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茵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西溪叢語

雞距

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距居覽

攤蒲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之下云
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簷廣韻簷字下
云符簷竹筴也采帛鋪謂剪裁之餘曰惋子惋一懼切
註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橋池念切注火杖也李濟
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
未然

逋峭

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文潞公
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云宋元憲云事見本經蓋梁

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
云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
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平也奔模反同都
反今造曲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
似今京師指人有風措者亦謂之波峭雖轉為波豈亦
此義耶按魏收一作温子昇

牙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
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閣里少室山人索價
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

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駟僮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方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爾劉貢父詩話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其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辨為誤以啜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啜為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

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

爾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亂故作詩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 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騾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稱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孫季昭示兒編我 朝丘文莊公作史論必以嗚呼起之人遂稱為丘嗚呼聞之先人云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為活，段湛事。

療疾

東時曰：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問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俗言避瘡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畫易容貌。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草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木宗拳毛獨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為也。其自持如此。

唐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
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
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龍城錄
馬子約曰張乖崖與傳逸人有舊誘之仕傳曰薦已足
相訐也遂止開寶中張與傳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隣
病癘者皆不發故乖崖有詩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
閭劇談祛夜癘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
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傳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貴
氏談錄云余外祖母文氏潞公之女也凡見潞公花押
必剪收云能愈疴疾

三十六卷終

道善

